



寻找春树 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的东京

番小茄
——
村上春树著

这个东京则是由在小说中出现的地名构筑起来的。
翻来覆去地读过很多遍之后，我下定决心，要亲自去看看村上春树笔下的东京。

你去过那么多地
可曾去过村上春
村上春树的东京
到底有什么不一

「

番小茄 著

寻找村上春树的东京

翻来覆去地读过很多遍之后，我下定决心，
要亲自去看看村上春树笔下的东京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寻找村上春树的东京 / 番小茄著 . -- 海口 : 海南
出版社 , 2017.6
ISBN 978-7-5443-7230-5
I . ①寻 … II . ①番 … III . ①旅游指南 – 东京 IV .
① K931.39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15999 号

寻找村上春树的东京

作 者: 番小茄
监 制: 冉子健
策划编辑: 三 童 冉子健
责任编辑: 孙 芳
责任印制: 杨 程
印刷装订: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读者服务: 蔡爱霞 郑亚楠
出版发行: 海南出版社
总社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: 570216
北京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 15 号瑞普大厦 C 座 1802 室
电 话: 0898-66830929 010-64828814-602
投稿邮箱: hnbook@263.net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出版日期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889mm*1194mm 1/32
印 张: 8
字 数: 169 千
书 号: ISBN 978-7-5443-7230-5
定 价: 42.80 元

【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】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序

第一次去东京的旅人会去哪些地方？

皇居，浅草寺，明治神宫，晴空塔……这大概是所有旅游攻略给出的千篇一律的答案。那是旅行指南中的东京。

而在村上春树的小说里，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东京。这个东京则是由在小说中出现的地名构筑起来的。

银座是《舞舞舞》中“我”和笠原 May 一起打工的地方；

在涩谷街头，与《国境以南太阳以西》中岛本极度相似的女人拖着一条跛腿蹒跚走过；

原宿有一条能够遇见百分之百女孩的小巷；

坐中央线电车去神保町，说不定会在途中遇见直子，然后开始沿着《挪威的森林》中的路线，在东京漫无目的的散步；

.....

尽管我从未到过东京，然而在村上的小说里，那些地方已经无数次地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

在将这些书翻来覆去地读过很多遍之后，我便下定决心，一定要亲自去看看村上春树的东京。

目录

Contents

001 《挪威的森林》

✓东京坐标：目白·和敬塾·早稻田大学·四谷车站·神保町书店街·神保町食堂·都电荒川线·大塚·新宿·歌舞伎一番町·上野车站·日本桥高岛屋·吉祥寺

001 很久很久以前

011 每个人无不显得很幸福

022 那时未能相遇，也会在别处相遇

036 一切都由同一个场所开始

046 我们早已决定对周围的事来个不屑一顾

059 在周围充满可能性的时候

073 去哪里都一样

083 全世界森林里的树统统倒在地上

095 祝你幸福地活下去

107 《国境以南太阳以西》

✓东京坐标：涩谷·箱根

107 没有谜底的谜语

116 途中所有的拐弯和上下坡

135 《奇鸟形状录》

◀东京坐标：银座·新宿

135 这样一步步向后发展

149 如此众多的人各有各的去处与归宿

167 《遇见百分百的女孩》

◀东京坐标：原宿

167 仅仅是擦肩而过

181 《舞舞舞》

◀东京坐标：青山·表参道·镰仓

181 生在深沉的虚无中沉没

195 这等场所居然被保存下来

211 《斯普特尼克恋人》

◀东京坐标：井之头公园

211 平原上刮起龙卷风

219 《神的孩子全跳舞》

◀东京坐标：上野动物园

219 如果在什么地方再遇见你

231 《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》

◀东京坐标：神宫球场·神宫外苑

231 人是如何在神宫球场成为小说家的

《挪威的森林》

▼ 东京坐标：

目白·和敬塾·早稻田大学·四谷车站·神保町书店街·神保町食堂·都电荒川线·大塚·新宿·歌舞伎一番町·上野车站·日本桥高岛屋·吉祥寺

很久很久以前

很久很久以前——其实也不过大约20年前，我住在一所学生寄宿院里。那时我18岁，刚上大学。对东京还一无所知，独自生活也是初次。父母放心不下，在这里给我找了间宿舍。这里一来管饭，二来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。于是父母觉得即使一个不通世故的18岁少年，也可在此生活下去。当然也有费用方面的考虑。同一般单身生活开支相比，学生宿舍要便宜得多。因为，只要有了被褥和台灯，便无须添置什么。就我本人来说，本打算租间公寓，一个人落得逍遥自在。但想到私立大学的入学费以及每月的生活费，也就不好意思开口了。

20年前的确可以算很久以前了。对于渡边来说如此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是如此。

《挪威的森林》一书中所说的20年前，其实是更为久远的1968年。然而书中所描写的渡边的大学生活，却让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亲切感。每次重读村上写的这段寄宿生活，都能唤起我对大学时光的回忆。

如同渡边每次回想起直子的面容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一样，我也在一步一步远离自己的青春时光。也许正因如此，我反而更容易被书中渡边的故事打动。每次重读《挪威的森林》，都将我带回往日的校园时光。

虽然是第一次来到东京，我却怀着追寻回忆的心情，踏上了去往这间学生宿舍的路。

位于东京目白区的“和敬塾”就是这一宿舍的原型。令人兴奋的是，现在不仅保存完好，还继续作为学生宿舍在使用。

《村上朝日堂》的《搬家杂记》中写道：“我上大学是在一九六八年，最先住的是位于目白的学生寮——现在也还在椿山庄的旁边，路过目白时不妨瞥上一眼。”于是我专程前往目白，就是想看看这个留下了渡边和村上君青春印记的地方。

穿过都电荒川线早稻田站所在的十字路口向北，经过神田川的河岸，就进入一片十分宁静的住宅区。目白地处高田马场和池袋两大繁华商区中间，氛围却截然不同，是闹市中难得一见的僻静街巷。我跟着写有“目白运动公园”的指示牌向前，走上一段坡道。

这里更为宁静，绿苔藓在坡道两侧的石墙上蔓延，墙头上露出日式住宅古朴的黑色屋檐，潮湿的地面上落叶散布。遥想1968年，村上君就从这段坡路上跑下去，到早稻田附近大喝日本酒；喝得烂醉如泥之后，被人用标语牌架起来沿着这段坡路抬回宿舍。“有一次标语牌在目白坡路上断裂开来，脑袋狠狠摔在石阶上，痛了两三天。”村上君如是说。

我怎么也无法想象看起来一脸严肃的村上君被摔在石阶上的情景，整日迷迷糊糊的渡边倒是相当有可能。

坡道终点有一座四层的白色建筑，对面就是目白运动公园的球场。那栋建筑一看就知道是学生宿舍楼，从窗外能看到窗口挂着统一的灰白色窗帘。简单而没有什么装饰的宿舍，看起来倒也不像书中描写的那样肮脏得令人难以忍受。莫非这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经过去的证明？当然也有可能这只是表象。世上的人都晓得，大学的男生宿舍不可能干干净净。

不管怎么说，站在写着“和敬塾”的寄宿院大门前，都难以想象这里曾经住着一群整日要求废除学校的20岁大学男生。召开集会、和警察对着干、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要求将老师赶下台……周围的世界纷繁复杂、变化多端，唯有渡边一个人在某间宿舍里默默地读着菲茨杰拉德。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六十年代。

寄宿院建在东京都内风景不错的高地上，占地很大，四周围有高高的混凝土墙。进得大门，迎面矗立一棵巨大的桦树。听说树



《挪威的森林》一书中渡边的宿舍。这是以村上曾经住过的和敬塾为原型的。

和敬塾外的坡道安静无人。

五十年前，烂醉如泥的村上君被用标语牌抬回宿舍的途中，从断裂的标语牌上摔下，脑袋撞到了此处的石阶。



龄至少有150年。站在树下抬头仰望，只见天空被绿叶遮掩得密密实实。

一条水泥甬道绕着这棵树迂回转过，然后再次呈直线穿过中庭。中庭两侧平行坐落着两栋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。这是开有玻璃窗口的大型建筑，给人以似乎是由公寓改造成的监狱或由监狱改造成的公寓的印象。但绝无不洁之感，也不觉得阴暗。大敞四开的窗口传出收音机的声音。每个窗口的窗帘一律是奶黄色，属于最耐晒的颜色。

沿甬道径直前行，正面便是双层主楼。一楼是食堂和大浴池，二楼是礼堂和几个会议室。另外不知何用，居然还有贵宾室。主楼旁边便是三栋宿舍楼，同是三层。院子很大，绿色草坪的正中有个喷水龙头，旋转不止，反射着阳光。主楼后面是棒球和足球两用的运动场和六个网球场，应有尽有。

学校门口的大树看不出有150年的树龄，天空倒确实被绿叶遮得密密实实，整个寄宿院都在浓密的绿色植物掩映下。周末的下午，学生大概都出门玩乐去了，院落里十分安静。一个戴着帽子的男生从树荫下走来，几乎能听见他孤零零的脚步声。

穿过浓荫遮蔽的主干道，主楼和宿舍楼便出现在眼前。一切几乎和书中所写一模一样。这让我感到一丝莫名的激动。不过，这宿舍楼看起来只是普普通通的大学宿舍楼，丝毫无法让人将其和监狱联系在一起。宿舍楼前面的一块空地上，没有旗帜的旗杆孤

零零地矗立着。

“升旗的中野学校！”我几乎叫出声来。

寄宿院内的一天是从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的，当然也播放国歌。如同体育新闻中离不开进行曲一样，升国旗也少不得放国歌。升旗台在院子正中，从任何一栋寄宿楼的窗口都可看见。

渡边在刚住进寄宿院的时候，还出于好奇特意在6点钟爬起来观看这种爱国仪式，当然很快就放弃了，过上了正常大学生的晚睡晚起的生活。只有他的室友“敢死队”还坚持与潮流对抗，每天一早准时起床做广播体操。渡边也只能看看降旗仪式了。

傍晚降旗，其仪式也大同小异，只是顺序与早上相反，旗一溜烟滑下，收进桐木箱中即可。晚间国旗却是不随风翻卷的。

彼时尚未到傍晚，旗杆上同样空空如也。如今恐怕已经不再有升降旗的仪式了。即便旗杆还在，四层的宿舍楼还在，后面的棒球足球两用运动场也在，但不可能再有那样的升旗仪式了。毕竟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六十年代的事了。

在《挪威的森林》及村上本人的经历中，六十年代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。尽管对于所谓的“斗争”丝毫不感兴趣，甚至对于周围那些口是心非、沽名钓誉的学生不屑一顾，渡边和村上君仍然在这个



三个男生从和敬塾宿舍楼下走过。

白色衬衫，黑色书包，一百五十年树龄的
大树，仿佛能将时光带回六十年代。



走在和敬塾后门外的巷子里，
有着许多这样古朴的日式庭院。

时代获得了最宝贵的自由时光。社会的注意力被那些天天在学校里喊着口号、散发传单的激进分子所吸引，渡边这种早已看透名利把戏的年轻人，大可以随心所欲地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。这中间固然有迷惘，有不愿与其同流合污的挣扎和坚持。如同在乌烟瘴气的和敬塾中间，还存在着渡边那间被其室友“敢死队”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连一张裸女画都没有的宿舍。

无论打工、喝酒、读书或是听唱片，甚至深夜从断裂的标语牌上摔下来，不得不接受警察的盘问……再怎么样我行我素都没有关系，反正人人都迷茫，人人都不知道六十年代过去之后，世界将变成怎样。然而六十年代到底还是结束了，沽名钓誉的家伙们重新回到大学，照样就职，世界如同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运转如常。

五十多年后的今天，和敬塾早已看不出曾经有过“斗争”的痕迹。除了和书中描写几乎别无二致的宿舍楼，就只有静静的树木和不再悬挂旗帜的旗杆。

目白・和敬塾旅行 Tips

和敬塾虽然位于目白，距离JR山手线的目白站还有一段距离。
最好乘坐都电荒川线到早稻田站下车，步行大约十分钟可达。

和敬塾附近还有不少古迹和纪念馆：关口芭蕉庵，细川侯爵宅邸永青文库，以及讲谈社野间纪念馆。